

审判

SHENPAN



〔奥〕卡夫卡 著
钱满素 袁华清 译

审判



审 判

[奥]卡夫卡 著
钱满素 袁华清 译
责任编辑：欧阳捍卫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44,000 印张：7.625 印数：1—44,500

统一书号：10109·1480 定价：0.70元



作者像 (1922)

译 序

二十世纪初，奥匈帝国这个包括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等在内的庞然大物已经濒临崩溃。长期以来，哈布斯堡王室推行封建专制主义，极力反对革命，反对现代潮流。整个国家经济落后，政局动荡，中世纪的残余与不可抑制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交织在一起。奥匈帝国赖以存在的全部基础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一个受过法律训练的官僚集团和一支强横的军队和警察。一九一八年，这个偌大的奥匈帝国终于被彻底埋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

弗朗茨·卡夫卡便生活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国家里，他的作品中的梦魇世界正是这个沉闷时代的别具一格的写照。卡夫卡于一八八三年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殷商家庭里，十九岁进布拉格德意志大学，上了一学期德国文学后改学法律，二十三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从二十五岁起，一直在半官方的奥地利工伤事故保险公司里当律师。卡夫卡认为自己的一生是失败的，他曾说过：“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能够摧毁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上则刻着：‘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他与追求功利的父亲格格不

入。他三次订婚，三次解约，终生未能建立家庭。肺病又长期折磨着他，使他过早地结束了生命。一九二四年，卡夫卡逝世时年仅四十一岁。

卡夫卡酷爱文学，他把文学作为自己理解生活、探索人生的手段，所以他称写作为“祈祷”。但是，为了经济上的独立，他不得不把白天的时间用于谋生，挤出晚上睡觉的时间从事创作。卡夫卡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很严，从不轻易发表。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基本上也是失败的，在遗嘱中要求好友麦克斯·勃洛德把他的全部手稿付之一炬。

卡夫卡生前共发表了四十余篇短篇小说，它们是：《判决》、《火夫》（即《美国》第一章）、《变形记》、《在流放地》和三个集子：《观察》、《乡村医生》、《绝食艺人》。这些只占他全部作品的很小一部分。卡夫卡死后，勃洛德整理发表了他的全部作品和书信日记。一九三一年，他的全部短篇问世，一九三五年以后又陆续出了他的六卷本和九卷本。

卡夫卡这个默默无闻的天才，生前没有惊动多少人，死后却在世界各地激起一阵阵“卡夫卡热”。这大概是因为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人在卡夫卡的小说里看到了自己的命运。现在，卡夫卡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现代最有影响的德语作家。卡夫卡受到象托马斯·曼、纪德、萨特、加缪等西方现代和当代著名作家那样的高度评价。美国诗人和剧作家W·H·奥登说：“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

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卡夫卡的作品既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又对人生进行了富于哲理性的探讨。它们以一种与荒诞的内容相一致的荒诞的形式，成功地表现了二十世纪西方人的焦虑和异化感。卡夫卡把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系列既存的社会关系看作压迫人的异己力量，他一再重复的主题是：孤独的人在各种异己力量的控制下不断挣扎，试图去达到某种不甚清楚的目的；但结果却是自己进一步的非人化，甚至分裂、变形、死亡。卡夫卡凭着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的感受和洞察能力，把一个严酷而扭曲的西方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使它的本质暴露无遗。

卡夫卡同情工人，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现实的世界状态和精神状态来反对，达到了自觉批评资产阶级的水平。但他的主导情绪是悲观的，他往往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归于人性之恶，从对资产阶级世界的失望发展到对整个世界的失望。他曾经这样说过：“每次真正的革命运动，最后都会出现拿破仑，……洪水泛滥得愈广，水流就愈缓，愈浑。革命的浪头过去了，留下的就是新的官僚制度的淤泥了。”所以他在作品中经常表现出一种有目的而无道路的痛苦，感到前途茫茫。卡夫卡是一个揭露旧世界的天才。青年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日）中说：“每一个变形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临终的杰作，在某种程度上则是新的伟大诗篇的序曲。”透过卡夫卡笔下变形的、异化的世界，我们窥到了实现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和

必要性。卡夫卡作品的现实意义也许正在于此。

卡夫卡对中国读者说来已经不再是陌生的了。他的长篇《城堡》和相当数量的短篇如《变形记》、《判决》、《绝食艺人》、《地洞》等都已相继译成中文。长篇小说《审判》是卡夫卡的代表作，它形象地暴露了奥匈帝国的一系列痼疾：令人窒息的官僚制度，神秘莫测的司法系统，非理性的社会；同时也描写了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个人的无能为力，认识的困难等等。《审判》现已成为西方现代文学中的名著，并已改编成电影。

在一个所谓有正式宪法，而且所有的法律都在起作用的国家里，银行高级职员约瑟夫·K却无缘无故地被捕了。他犯了什么罪？是谁控告了他？根据什么法律？是谁在执行这些法律？这些问题K始终没有弄明白。起初他以为，既然事情的荒谬是不言自明的，那么一切肯定很快就会得到澄清。初审时他慷慨陈词，试图促使人们进行思考，认识某种改革的必要性。但是事实证明他的想法太幼稚无知了，他所面对的是整个庞大的法律机构，绝非任何个人能够与之抗衡的。它是人的产物，但已独立于人并且在压迫人，连法官们也只知道它的某个局部，在半盲目的状态下工作着。经过一年的奔波，K终于明白反抗是无用的，他开始时的自信完全被一种失败的耻辱所取代。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被带到郊外处死。

作为一个法学博士和长期与法打交道的人，卡夫卡看透了资产阶级法律和奥匈帝国司法系统的本质，在这部

作品中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揭露。K到底犯了什么罪？这是一个不解之谜。因为法只存在于从不露面的最高当局那儿，旁人无法可依，要判断一个人有罪无罪是不可能的。就连律师也说：“一个人的定罪，往往出乎意料地取决于随便哪个人偶尔讲过的一句话。”谁在执行法律呢？一个混乱肮脏的法庭：这里空气污浊，令人窒息；法官们腐化迂阔，营私舞弊，虚荣异常；诉讼过程讳莫如深，拉关系，走后门，全靠幕后交易。熟悉官场内幕的人深知法有两种：一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一是通过亲身体验发现的，它们根本不是一回事。实质上，法已经异化成了一种压迫人、剥夺人的自由的非正义力量。而要使它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庞大机构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状态……如果有人想来改变周围事物的排列次序，他就要冒摔跟头和彻底毁灭的危险，而这个机构则可依赖本身其它部分的补偿作用而恢复平衡。”人在这种无法忍受的重压下，若不象谷物商勃洛克那样逐渐丧失尊严，变得奴颜婢膝，就得象K一样丧命。

在小说结尾之前，教士给K讲了“在法的门前”的故事。法的大门重重叠叠，老百姓坐等一辈子也休想进去。这形象地表明了法的森严与不可企及。同时，教士不厌其烦地阐述了人们对这个故事的各种不同理解，借以说明人在认识上的困难：“对同一件事物的正确理解和错误理解并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

卡夫卡的写作风格独树一帜：构思虽然奇特，细节描

写却具体真实，可以说是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审判》中的法庭既是现实的，又是超现实的。它并不是社会中实际存在的法庭，而是一种超人的异己力量。K的案子并不象一般案子那样有来龙去脉，它同时可以理解为人生的案子。K的命运不是一个人的真实遭遇，而是象征性的。《审判》中的故事没有特定的时间和背景，着重表现人的主观感受。它反映事物的本质，而不在于现象的真实。卡夫卡作品中的象征意义使人们可以对它们作出各种不同的理解。

卡夫卡受到现代心理分析法的影响，《审判》和他的许多其它作品一样，描绘梦幻般的内心生活，其中有不少潜意识、非理性的成分。各章联系甚少，人物出现不打招呼，前因后果不作解释，作者、读者和书中人物似乎处于同样的困惑状态。

卡夫卡用荒诞、夸张的手法描写了一个正在解体的世界。他在叙述本质极为可悲的事物时通常带有一种绝望的、无可奈何的幽默，在描写可怖场面时也保持着极度的镇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后荒诞派戏剧和黑色幽默小说的某些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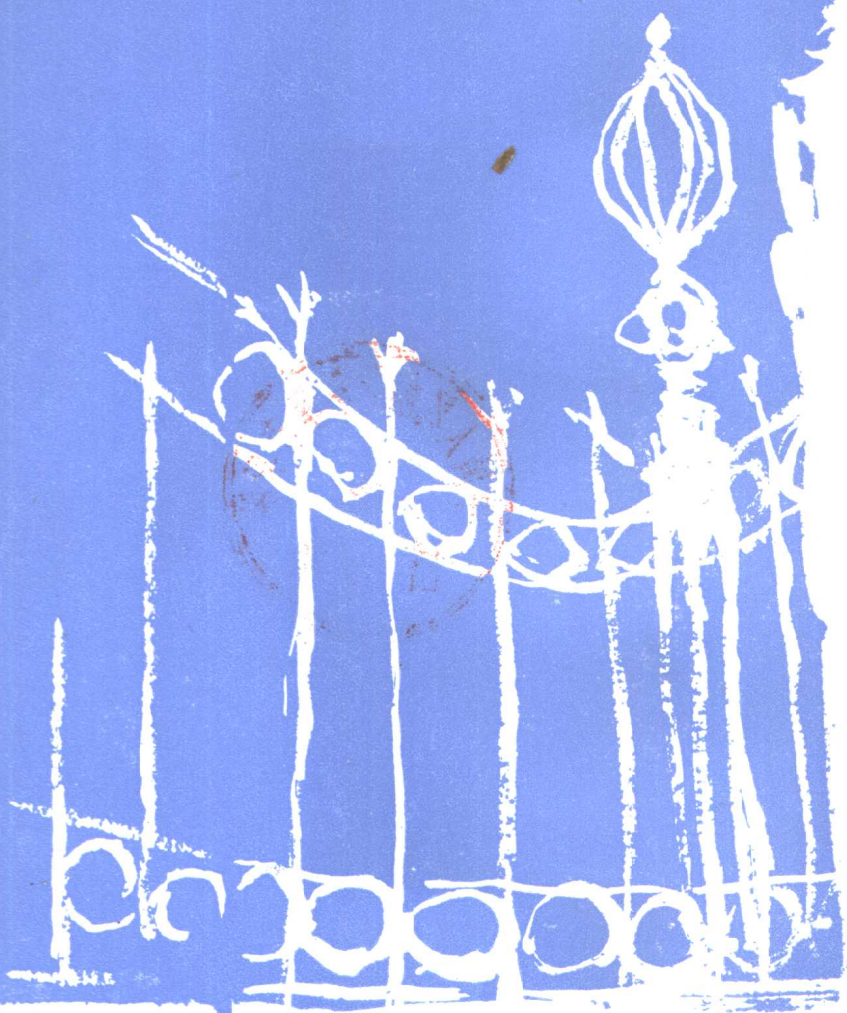
译者

一九八一年于北京

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
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
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

W·H·奥登

[奥]卡夫卡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Franz Kafka
DER PROZESS

本书根据伦敦Martin Secker
and Warburg 公司1963年再版的
Willa and Edwin Muir 合译、
Professor E. M. Butler 校订的
英译本转译。

封面设计：唐 硕
插图：郝嘉贤

目 录

- 一、被捕——先与格鲁巴赫太太、后与布爾斯特納小姐的
 交谈 (1)
- 二、初审 (33)
- 三、在空荡荡的审讯室里——学生——办公室 (51)
- 四、布爾斯特納小姐的朋友 (77)
- 五、打手 (86)
- 六、K的叔叔——莱妮 (94)
- 七、律师——厂主——画家 (117)
- 八、谷物商勃洛克——解聘律师 (170)
- 九、在大教堂里 (203)
- 十、结尾 (229)

被捕——先与格鲁巴赫太太， 后与布尔斯特纳小姐的交谈

准是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因为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他无缘无故地被捕了。每天八点钟，女房东的厨娘总会把早餐端来，可是这一天她却并没有露面，这种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K又等了一会儿，倚在枕头上，看着马路对面的一位老太太，她似乎正用一种对她来说也许是少有的好奇目光注视着他。K觉得又气又饿，便按了按铃。随即听见有敲门声，一个他从来没有在这幢房子里见过的人进了屋。此人身材瘦长，然而体格相当结实，穿着一套裁剪得非常合身的黑衣服，上面有各种褶线、口袋和纽扣，还有一条束带，其装束象是一个旅游者。因此，身上的一切似乎都有用，虽然人们不大清楚，他现在为什么要这样打扮。“你是谁？”K从床上欠起身子问道。但是，那人并不理睬K的问话，好象他的出现是用不着解释的；他只说了一句：“你按铃了吗？”“安娜该给我送早餐了，”K说。他随即默默地、聚精会神地琢磨起那人来，打算弄清楚到底来者何人。那人没让K琢磨多久，便转身朝门口走去，把门打开一条缝，

以便向显然就站在门后的某人报告：“他说，安娜该给他送早餐了。”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短暂的哄笑声，算是回答；这阵笑声听起来象是好几个人发出来的。虽然那个陌生人没从笑声中听出什么名堂来，自己心中也无数，可是他却象传达一个声明似地对K说：“这不行。”“这可真新鲜，”K大声说道。他从床上蹦起来，匆匆穿上裤子。“我得瞧瞧隔壁是些什么人，看看格鲁巴赫太太该怎么向我解释这件事。”然而，他立即意识到，他不应该大声说这句话；这么做就等于以某种方式承认，那个陌生人是有权关注他的行动的。然而，他觉得此事在目前无关紧要。但是，陌生人倒真是这么理解K的话的，因为他问道：“你不觉得你留在这里更好吗？”“如果你不说明你是谁，我就既不呆在这里，也不让你跟我说话。”“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陌生人说。然后，他自作主张，猛地把门打开。K走进隔壁房间，脚步慢得出乎自己的意料；乍一看，房间里的所有东西似乎是头天晚上就摆好了的。这是格鲁巴赫太太的起居室；里面有各种家具和陈设，地毯、瓷器和照片摆得满屋子全是。也许起居室里空间比往常大了一些，但是刚一进屋是不能发现这点的，尤其是因为屋里的主要变化是有一个男人坐在敞开的窗户跟前看书。那人抬起眼睛，瞧了K一眼。“你得呆在自己屋里！难道弗朗茨没对你说过吗？”“说过，但是，你在这里干什么？”K一面问，一面把他的目光从这个刚刚见到的人身上移向那个名叫弗朗茨的人——弗朗茨还站在门旁。接着K又把目光移回来。K透过敞开的窗户，